

1808

SANGZHI
WENSHI
ZILIAO



桑植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桑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桑植文史资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桑植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桑 植 文 史

第 二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桑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省大庸航校印刷厂印刷

1990年11月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0千字

印数1—1000册 工本费2.50元

EA68/69

主 编 肖盛颜

副 主 编 张玉林

责任编辑 张玉林 李书泰

封面题字 周扬声

《桑植文史》第二辑

目 录

- [1] 桑植春秋战国遗址和墓群.....周杨声
- [5] 桑植县名初探.....谷忠诚
- [7] 桑植县城的演变.....谷忠诚 康胜广
- [10] 汉地界简介.....覃德令
- [11] 桑植少数民族族源.....谷忠诚
- [18] 桑植少数民族风情.....谷忠诚
- [24] 桑植民歌.....尚立喜
- [28] 漫话洪家关.....张玉林
- [33] 赤溪河大战见闻.....龚桂生
- [36] 空米的故事.....符合理 石太瑞
- [39] 二十年前的一笔旧帐.....向绪珍
- [40] 回洪湖路上.....杨和清

- [45] 贺龙登门访名医.....张玉林 黄治才
- [47] 贺龙的眼力.....周保林
- [52] 贺龙重教育.....张玉林
- [57] 怀念王炳南师长.....毛发臣 明建中
- [62] 碧血写春秋.....黄玉梅 李信安
- [66] 龚伦全烈士二三事.....龚桂生
- [71] 王尚质自传.....省参事室
- [75] 怪县长郑达.....张玉林 龚尚群
- [79] 谷岸峭事略.....张玉林 陈岳生
- [82] 勤谨务实的李重华先生.....余忠贞
- [86] 潞水狂士罗武帅.....李书泰
- [92] 龚修如自状及郑兰后跋.....谷励生点校
- [94] 忆先父龚明哲的教育主张.....龚桂生
- [96] 金慕儒生平纪略.....桂天应 康胜广
- [101] 吴万顺经商简史.....民贸局
- [104] 王家伍倾家修路.....米庆燕
- [106] 黄大生卖田建桥.....黄治才

- [108] 人在军旅 心在民间.....彭清云
- [111] 革新能手黄礼儒.....周铭勋
- [112] 萝洞书院概貌及其始末.....罗建华 李书泰
- [114] 官地坪国民小学的创建和发展.....向自镛
- [116] 回忆我在红军大学.....冯习之
- [118] 桑植一中校史概述.....彭宝怀 李信安
- [124] 解放初期桑植教育的恢复工作.....贺 震
- [128] 沙塔坪剿匪斗争的回顾.....郭云开
- [136] 江西坎战斗.....彭小锁
- [139] 奇袭庾家寨.....宋先政
- [142] 攻克飞仙洞.....满延炎
- [144] 匪首钟子南的一生.....王贞林
- [150] 我所知道的顽匪周瑞林.....向自镛
- [153] 张月峰拉队与投诚经过.....贺文首
- [156] 洪家关冤案揭秘.....李书泰

[160] 我被张月峰匪部扣留的前前后后……………涂采菊

[164] 陈策勋拆毁南岔八卦楼……………龚尚群

[166] 桑植基督教始末……………宋家举 谷臣章

[169] 南岔古渡……………龚尚群

[172] 四望仙山……………谷用之

[174] 云龙寺奇景奇传……………张玉林

[176] 鸣鼓山寺庙……………龚尚群

补 白:

[27] 独立十五师军纪可风……………张玉林辑录

[4] 康吉人遗作《萝洞记略》……………李书泰点校

[159] “3 1 3 0”史料更补……………胡经纯

后 记

桑植春秋战国遗址和墓葬

周 扬 声

桑植，地处湖南省西北边陲，自古以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开发着澧溇二水，哺育着桑植儿女，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英。迄今，这块富饶而神奇的土地，无论是地上或地下，都保存有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它是桑植文明历程的真实记录。

一九八七年，桑植境内发现商周遗址39处（含龙山文化2处），春秋战国遗址48处，汉代遗址42处，古墓群9处。据试掘资料表明：各个时期的文化遗物，不仅在造型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充分反映了桑植先民在不同文化发展的阶段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业绩。现仅就春秋战国遗址和墓葬简述如下。

桑植春秋战国遗址和墓群均分布在县境澧溇二水两岸的台地上。据统计，分布在澧水干流的南岔、澧源、赤溪、五里桥乡（镇）的遗址有十八处，墓群有一处；分布在澧水北源的凉水口镇有六处；分布在澧水中源的岩屋口、新街、陈家河镇（乡）有七处；分布在澧水南源的上洞街、廖家村、两河口乡有四处；分布在澧水支流玉泉河的洪家关白族乡有一处；分布在澧水支流酉水（东门河）的五里桥乡有十处；分布在溇水的长潭坪、竹叶坪乡有二处。

从春秋战国遗址采集陶片的陶系、纹饰及器物形制上看，与湘西北、湘中、鄂西地区同时期春秋战国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文化堆积厚度0.3—1.9米不等，分布面积大则20000平方米，小则120平方米。其陶器的总特征是以泥质灰陶和红陶为主，也有夹砂陶。纹饰多绳纹、方格纹，也有弦纹和篮纹。陶器多轮制，也有手制。器形有陶罐、钵、壶、豆、鬲、瓦当等。罐口微侈，短颈，凹底。豆为浅盘，矮柄，喇叭形座。瓦当呈半圆形（半瓦当），纹饰由兽面纹向卷云纹发展。特别是鬲足，有八处遗址中分别采集到，鬲足较短呈柱状，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其年代应属春秋中晚期无疑。

从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年代上看，春秋战国的墓室仍保持商代、西周以来的形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存着不论贫富、同族共葬在一个基地的传统习惯。1982年、1985年、1988年和1990年，县文物管理所在朱家台清理了战国墓葬三十四座，出土了104件器物，这批墓葬属中、小型，封土堆早被推掉夷为旱地，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一般大于墓底，呈斗形，大都座落在第四纪的红色网纹土中。最大的墓，墓口长3米、宽2.2米，墓底长2.9米、宽2.1米。最小的墓口长1.9米、宽0.9米，墓底长、宽与墓口基本相同。墓坑深一般为1.5—2.5米，最深的3.4米、最浅的0.7米，均无墓道。墓壁挖成后大都经过加工削平，墓坑内的填土以“洗沙土”或黄褐色土夯实，少量墓坑木椁周围尚填有类似瓷土的“白膏泥”，起隔商空气的作用。但棺椁与人骨架均腐朽无存，而枕木沟清晰可辨。按墓坑形制和规模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带头瓮的窄坑墓，且头瓮墓与其它地区的战国墓不尽相同，头瓮均为高于墓底的“吊

瓮”，无一与基底平齐者。此种现象在湖南罕见。同时，少数墓尚有生土二层台，随葬陶器置于瓮内，有陶罐、豆、壶之类，葬具为单棺。另一种是长方形窄坑墓，此类墓坑四壁削直，既无生土二层台，亦无头瓮设置，随葬陶器多放在一端，也有无随葬器物的，葬具也为单棺。

随葬器物的特点，就质地而言，遗物主要有陶器，陶质主要为泥质灰陶，个别陶器表层有黑衣，制法以轮制为主，手制为辅。很少发现铜、铁器和竹、木漆器。随葬品的数量因墓主生前身份地位的高低和经济地位不同而多寡不均。如1988年和1990年两次在朱家台清理的二十五座战国墓中，有十一座墓空无一物，占44%，无疑这些墓的墓主人，应是平民中的最贫穷者。而随葬器物的组合有三种情况：一是以绳纹凹圆底壶（亦称罐）、凹底钵、矮柄浅腹豆等陶器为主体，有的是其中二件伴出或单件出土，均为泥质灰陶或夹砂灰陶，火候低。二是以陶豆、壶（罐）为组合。三是以仿铜礼器的陶鼎、敦、壶、豆为组合。这类组合的陶器多黑衣，有朱黄白几何纹彩绘。有的墓中还伴出陶勺。鼎多平底钵形，鼎足多削边蹄形，少削边柱形。且弦纹多饰于鼎的盖、颈部和腹部。在制作工艺上特别讲究，部分鼎、敦耳、腿、纽饰等附件，系分别烧成，做成榫卯结构再与器体上的圆孔斗合，这在湖南其他地区的战国墓中是少见的。铜兵器剑、戈、箭镞和铁兵器剑的出土，既表明了当时战争频繁，也反映了楚国武力之盛。铁工具凹字形修刃锄和耨的出土，说明了铁器的使用，为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另外，出土的琵琶形铜带钩和铁带钩，均呈鸭首状，曲回成钩，柱背突出一纽，形态生动逼真。出土的石璧，色白，正面饰云纹，背面光素。出土的料珠，呈球形，

色绿，中有空，上饰重圈纹。晶莹发亮。特别是石磬和铜磬（明器）这类“金石之乐”的出土，说明了打击乐器的悠久历史。

综上所述，桑植春秋战国遗址和战国墓葬的遗存，既反映了楚文化的共性，又显示出地域上的特色，为研究我县先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一定的实物确证。

康吉人遗作《萝洞记略》原文

罗 万 亿 供 稿

李 书 泰 点 校

萝洞者，处士罗祖纲别墅也。洞口怪石当门，宛若狮象。蜿蜒行数十武，忽漏天光，一径穿出石壁。又数武，有洞口如偃月，可列广筵。循径而前，为长廊直达石室，奇丽天成，堂房楼阁，户牖几榻毕具；其外，附建重楼曲房，容廿人居；又前，石墩隆然，旧建仓廩，今改祠宇；又上，有井四时不涸，引随池中，声类磬筑。自石室下陂陀三等，草木生焉。再下，平地广数亩，凿池种荷；池中蒔竹，竹间置亭，为留客纳凉处，榜曰：“净深”；环池可增修斋房数十间，周围石壁拥护如城，隔断人迹，又有穴泄水，不忧泛溢。

解元康吉人 谨识

桑植县名初探

谷忠诚

关于桑植县名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今见书刊相传有三种：一称桑植盛产蚕桑，以物得名；二曰桑树坪处于桑植内外半县分疆处，以界得名；三说桑植地形略似桑叶，以形得名。但从桑植历史和现状来看，不仅现在桑树甚少，而且远非“盛产”；若从二、三说，则“桑树”、“桑叶”何以一变而为“桑植”？可见，都不能自圆其说。

笔者以为要弄清桑植县名由来，须从有关史料中探索、引证。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置充县。近年来南岔、朱家台两地相继出土的汉墓群证实，今桑植地域为古“充县”主体。其后，县名数易其称；三国时，东吴改充县为溇中县；南北朝撤溇中、临澧，置崇义县；唐初复置充县，后改崇义县，最后并入慈利县；宋初仍为慈利县。此间一千多年，没有出现以“桑植”命名的记载。

北宋中期，武陵一带密林蔽日，地广人稀，人称“蛮夷”之地，朝廷统治鞭长莫及。赵祯（宋仁宗）为强化边区统治，采取“以蛮治蛮”政策，收买当地民族首领，封官授印，推行土司制度，以制约边民。从此，在今桑植境内出现了几个土司领地。外半县有安福寨、茅岗司（其领地主体在

今大庸)、索溪寨、添平司(其领地主体在今慈利、石门一带);内半县有“荒溪”、“桑植”两个宣抚司和永顺司属地南旗(今廖家村区),后改柿溪司。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桑植”这个称谓。继后,元有上桑植、下桑植安抚司,清有桑植宣抚司和桑植宣慰司。

第一个桑植司治,在今芭茅溪乡桑植坪村,迄今九百多年。据考,当时这里确也桑木成林,地以物名,司以地名。以后,虽数易司治——元移至老司城(今沙塔坪乡官屋场),明、清又移至旧司城(今两河口乡旧街)和新司城(今新街),但桑植司称谓始终未变。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桑植宣慰司使向国栋受诏改土归流,将桑植司与安福所合并,废司设县,曰“桑植县”,隶属永顺府。1735年,桑植周围诸土司相继“归流”。乾隆元年,经清廷议准,将上峒、下峒两长官司之辖区(今廖家村区)和永定茅岗司属地利福塔、岩屋口以及忠建司(今湖北宣恩沙道沟)的三里,即太平里(今上河溪乡)、兴贤里(今河口乡部分属地)、云从里(今八大公山和细沙坪一带)划归桑植县,县治设安福所址(今县城)。从此,桑植县名再无更改,疆域亦无扩大,一直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综上所述,桑植县名源于桑植司,桑植司名又源于桑植坪,这是无容置辩的历史结论。

桑植县城的演变

谷忠诚 康胜广

(一)

桑植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由千户李樵聚众以土垒之，周长三百五十三丈，高一丈七尺，宽二丈五尺，为当时安福所所址。

清雍正七年（1729年），桑植土司受旨改土归流，建立桑植县，并安福所，继所治为县治。第一任邑令连际颖领银改建，易土以砖石，周长三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宽七尺。东、南、西、北各修炮楼一座，并开东、西、北三门，各授其名：东曰“承恩”，西曰“化成”，北曰“嘉猷”，因南面抵山，无径可通，而未设门。改建耗银九千六百二十七两七钱七分。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知县龙起涛治桑，将城门易名，东曰“临澧”，西曰“瞻龙”，北曰“鸣鹤”。它们的意思分别是：“临澧”，意为东临澧水（其实东流叫酉水，东门并非临澧，而是临西，命名有误）；“瞻龙”，既指望龙山，亦谓可望见澧水中之蛟龙；“鸣鹤”，既取鹤峰之意，也指可听到梅家山白鹤长鸣。可见，这三个城门名称的改动，是很形象而富有诗意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澧州镇守使贺龙倡议整修桑植县城街道，曾派员赴桑赠银送款，激励市民奋进，使城内多条街道及东、西、北三门通道铺上青石板。这对繁荣桑城

经济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县人将东门更名为“贺龙门”。

新中国成立后，因建设需要，城门已被撤除，但城墙尚有遗迹鳞存。

(二)

城址原名瓦窑岗，坐南朝北，略呈扇形。安福所的前身为酉水所，所治从李家坪的李家岗迁至酉水北岸方家坪，由夏姓千户执政。明洪武时废夏氏，改酉水千户所为守备安福千户所，并以如下三个条件，选择此地为所址。

首先，这里地理位置好。后倚西界，古木成荫；前屏梅家山，高出城址二倍；从右至左又有澧、酉两水绕城奔泻，易守难攻（清、民时期，神兵、土匪曾多次攻城，均遭失败）。

其次，交通方便。这里是澧、酉两水汇合处，它向外奔流，注入洞庭，系沟通内外物资交流的主航道。

第三，傍山依水，风景如画。城内地下水丰富，吊井甚多，故“风清铁井”被列为当时城区“佛阁钟声”、“岚护山城”和“北楼望钓”的四景之一。城郊有“大泉云雨”、“擎天古观”、“南山伏虎”、“胜紫朝霞”、“陡岭天池”八景。城后近处又有奇景观音洞，辗转三层深入城下。第一层，明亮宽敞，可容数百人。其中有自然石像一尊，酷似观音，端坐其间（由是酉得洞名），座台由石浆滴成，状如莲花，与左壁“第一奇观”四字相衬。第二层，窄酉且暗，石刻“丹凤巢穴”，幽径蜿蜒，石笋颇多。第三层，高而宽大，石钟乳遍布其间，上竖下垂，犬牙交错，晶莹白净。那千亩“梯田”，金陌纵横，银波闪烁，令人眼花缭乱。再前，有洞潭三处，深不可测。缘石越潭里许，则至洞之佳处。在此以石击壁，声达城内，稍静，可闻城中鸡啼；隐隐约约，

如在天外……此洞胜景幽深，与九天洞媲美，既是避暑胜地，又系旅游资源，惜犹处女，尚待开发。

(三)

当初，瓦窑岗一片荒墟漫野，住户甚少。随着卫所和县治的建立，建筑物日渐增多。据史料记载，建城初、中期，其建筑物可分四类：一是木质民房，矮小且少；二是官衙公寓，诸如千总署、县署、捕房、官仓、学署、仪学宗圣祠、明伦堂等，虽系木构，然比民房质优而高雅；三是神鬼祀所，明时建有观音寺、先农潭、城隍庙、万寿宫、节孝祠、水府庙等。清代又增文庙、武庙、文昌阁、刘爷庙等，雕栋画梁，富丽堂皇；四是民族宗祠，计有陈、彭、谷、王、钟、刘、李、赵、朱、熊等旺姓，陆续敛资修建宗祠，借祭祖以衍宗法。可见，明、清时代的桑植县城，是封建族权、神权和官僚相结合的统治中心。民国时期，代异而质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摧毁了帝、官、封统治，人民当家作主，古城旧貌换新颜，高楼大厦遍地矗立，明窗阳台、雅丽高洁，十之八九现代化。综其类型有七：一是居民住宅；二是商业店堂；三是工矿厂房；四是文教场所；五是医药院所；六是党政机关；七是职工宿舍。总面积为六十余万平方米，人口达二万五千多人，是全县四十二万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当代桑植县城生机盎然，经济繁荣。城建规模东向尚家坪、西向朱家台、北向八斗溪、南向水井弯发展。梅家山公园林木葱茏，八斗溪电站彩灯耀眼，赤溪河大桥车辆如梭，澧水河航道百舸争流，把具有民族特色的山城，点缀得更加雄伟、绚丽。